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十三冊

新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

東漢紀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莽

三十三年而崩壽六十二

興帝室誅莽滅郎乃有天下在位

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

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在三公事歸臺閣建武

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並起各以軍

容強盛為號故鐵脰大搶五幡並尤來四名

皆賊之名也元氏漢縣名今屬直隸真定府

追至北平連破之王

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

王大驚曰我所以不合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笑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

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見甚謹

果然笑吾名將

追及相見甚謹

世以光武信圖識  
為非承時然要  
眾志未齊出險濟  
艱自不得不假神  
道以設教耳此不  
足為成德之累觀  
後實融之言可知  
後向非作論及之

攀龍附鳳  
以成其志

彊華奉  
伏符來詣

雲集龍門

四七之際  
水為主

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自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縣名諸將固請之。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指棄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鄆。音整縣名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彊華姓名光武同舍生也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識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也伏藏也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謂羣雄角力也易坤卦云龍戰于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言二十八將亦應之數。羣臣因復奏請，王乃從之。即位於鄆南。鄆邑屬定州光武後改為高邑

創業與中

與不同

正位號以

繫人心

光武盛德

之累

揭漢光武

以赤伏符

即位何如

書法 何正統也

尹起莘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

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

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

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

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胡致堂曰光武起兵何為也哉始則為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既

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

已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

然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交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

為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識逮眾情歛

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尋坐罪廢識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

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丁南湖曰蕭王之即位其大義有四焉應天命順人心承正統

位則以小疵掩大義無以為後王即位之訓矣故綱目掀揭大

義書之曰蕭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而其符則以分注微責之

鑑赤眉西向帝城以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

將軍

盆子故式侯萌之子年十五時在軍中主牧羊披髮徒跣敝衣絳汗見衆拜恐畏欲啼步行日徒赤足日跣絳音者赤也

擬漢以鄧禹爲大司徒封鄧侯

面赤而汗流

○

鑄秋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封鄧侯禹時

誥

二十四又按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

以王梁爲大司空

空吳漢爲大司馬

欲以識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漢爲之

鑄初更始以伏湛

勝九世孫

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一境賴以全

百姓門下督謀爲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

伏湛以循良見用

湛以全帝徵湛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爲司直

官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丁南湖曰

伏湛分俸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典舊制諫止漁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

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社稷教化之首信乎爲名儒爲良相矣然其先事賊莽爲繡衣執法豈非白璧之微瑕邪

鑄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走將相皆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雅實不為華貌  
行已在於清濁之間

卓茂仁政

賄賂之漸率監觸於饋遺卓茂力斥姦民似矣使猾吏因米肉不問肆行苞苴援禮廢律官良又可訓乎此亭長亦予以薄禮為宜

初苑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

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

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密縣屬鈞州今屬開封府視民如子舉

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

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託辭也將平

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凡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善吏歲時遺

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

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茂為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

拾遺言雖遺棄於道人不遷京部丞密人涕泣從之及王莽居攝

名冠天下

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

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按茂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義明乞骸於

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偉哉

忠厚之臣

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

旌循良置

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寅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

羣公之首

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祿久長者非止此一也

光武知所

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

先務

能否除王莽苛政河比以此為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

世祖所以

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斃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祿久

光復舊物

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此一循吏遽可成功此

蕭蕭安能

近於迂儒滯見井尚論之達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

獨終九成

之奏

而無琴瑟鼓枲致笙鏞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哉

丁南湖曰

卓茂爲令之政信乎循吏矣范史不以傳於循吏而

也及觀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而茂心知其謬乃亦以馬與之茂之處物凡類此則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矣故范史但許其近於仁鄰於恕可謂善權衡者矣○按范曄卓茂傳曰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袁了凡曰

亭長受遺卓茂不以律懲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

恪矣平居而暗昧受諸人則當市之際必有格而不行者夫懸魚墜鹿非高風乎或曰彼爲亭長耳爲縣令則不可曰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廉乎

三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

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

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

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

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卽降拜平狄

將軍封扶溝侯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劉盆子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

有紀謂軍旅之紀律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在皆也軍降者日以千數

鄧禹駐節

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之莫不感

鄧禹名震

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

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

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

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栒邑在扶風郡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丁南湖曰鄧禹才智有餘所向靡不奏功及休兵北道以觀赤眉之敝此計之得也光武欲急其功遂追進討乃致

赤眉復入禹無以抗故不勝忿恨而敗兵屢北豈非氣度之不能持守哉此何去非之論所以深惜於光武之任將鄧禹之得

也君

冬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張卬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棻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霸陵

初成紀

縣名

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於天水

天水今改爲秦州

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

傾身爲布衣交

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

隗囂名震西州

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

大才當晚成

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朴作

良工不示人以朴

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

老當益壯

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興生財利曰殖貴其

殖財貴能賑施

能賑施也賑音整瞻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

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策

朱氏曰

君子將展其才以稱良於天下誠不可不知所自珍惜況之戒援也期之以大材要之以晚成且不欲示人以

朴鳴呼況以耕種釣渭之業望援也其意曰朴亦璞也東示隗  
 器不可也西示子陽不可也中示更始不可也韜光晦迹俟夫  
 與人而售之此況所以王成於援也卒之援也才日以鍊器日  
 以宏而專意東方削平僭亂其豐功偉績得與雲臺諸將並肩  
 而漢廷推重焉皆以不輕示人者得之而大才果見其晚成矣  
 向使無得於況之戒而衛才揚已忽於一售則亦楚廷之刖足  
 號哭焉爾詎能冀炎祚而稱良於中興之日哉雖  
 然嬰鍊示能慧以叢謫天下之寶其晚成之玷乎

西漢書

賈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  
 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

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  
 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  
 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悉封功臣  
為列侯

丙戌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  
 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

陰識薛加  
爵邑

始用孝廉  
為尚書郎

起高廟於  
洛陽

人道易守

擬漢以宋  
宏為大司

空語  
宋宏薦桓

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兒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故事，尚書郎以合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鄧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因巡行園陵，置吏士奉守。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既而永以立功為帝所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自以宋宏為大司空，宏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譚公議郎

給事中

鼓琴愛具

繁

鼓琴失其

常度

宋宏朝席

免冠

薦譚以忠

直導主

威容德器

莫及

讓之。讓責也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

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

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鑑湖陽公主新寡。湖陽公主光武之姊。鄧晨之妻也。晨初喪。故曰新寡也。帝與共論朝臣微

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

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貧者食糟糠。言嘗與共貧賤也。不下堂。不忍出之。帝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

范曄曰。器構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深者也。宋宏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開雖之風乎。

丁南湖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計禮也。按春秋魯僖公愛某女。季姬使自擇配。經交季姬及鄧子。遇於防鄆。子來朝。蓋

譏僖不父姬。不子鄧。不夫也。湖陽公主新寡。光武但當誨之以婦節。責之以夫喪。迨其再婚。則上以君命下以廷議可也。夫何

卽與其論朝臣使自擇配及其意在宋宏則待宏進見而令其坐屏風後是明示以相窺相從之意若以春秋之義律之則光武不君而湖陽不婦矣宋宏忿

糟糠而却帝姊其真義夫也哉

**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參考**

史略漁陽太守彭寵懷不平浮密奏寵寵聞舉兵攻浮浮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在者還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以至河東見群豕皆白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柰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箇墜土以爲孟津也寵怒攻浮轉急會耿況遣救而得脫

**綱封兄縝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綱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綱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  
召陵今改鄆城縣屬開封府新息縣今改爲息縣屬汝寧府

**鑑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過潁川**

寇恂屈賈復

不知部將殺人之非反欲讐執法之太師安斯甚矣特時方需詩不得不委曲解紛以收其用觀于天下未定一言可知否則光武何如主而作和

兩虎安得

私開

恂復共車

同出

賈寇擬廉

疆優劣何

如

廉頗所以

為賢

復豈可與

廉將軍

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

將也得帝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

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

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

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

友而去

胡致堂曰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釁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

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

過乃更苦墳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勅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

此家心如

金石

王嘗畏中臣

馮異代邓禹

征伐要在平定安集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

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

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鑑鄧禹自馮惜叛後威名稍損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

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延之酷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

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熱於炭故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託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不軌謂陰

謀反逆營堡堡障小城也隆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合就農桑

壞其營堡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念

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

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

王者志在安民

光誠用是

道

信皆本之戰何常

非置之死地而復

生哉禹異之敗其

必有致敗之由謬

以饑卒微戰焉禹

罪則是不知兵機

而貽禹難選儒者

流以口實矣謂禹

為忿兵無成或庶

幾耳

命

焉異不守

所見

立四親廟

於雒陽

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筆管之策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溫公曰

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陳成德安民而已

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丁亥三年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赤眉戰輒不利要

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又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

歸宜陽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氏曰

鄧禹以恂邑付之情情叛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慙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

不守所見曲從於鄧幾不自脫離終成功不為無罪也

立四親廟於雒陽

雒陽本洛成周洛陽光武以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改為雒字

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倭節侯

春倭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南頓合欽是為四親也